

風水與革命的困境：贛南客家聚落的今昔

人文社會學系四年級 嚴勳業

2008年7月8日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的師生偕同中央大學及暨南國際大學的師生經由澳門、廣州中山大學至江西南部的贛州市及其所轄之縣市，展開為期九天八夜的客家文化尋蹤之旅。此行與前兩屆往粵東、閩西的路線文化意義上有什麼不同呢？也許，我們能尋找出不同的客家根基。

舉辦多年的客家文化尋蹤營今年選擇的主要田野地點具有相當的指標意義，本文將討論贛南的客家族群在集村的單姓或多姓聚落中，不同於粵東和閩西的聚落特點。客家族群若是由北方往南方遷徙，贛南地區可謂在南北縱軸遷徙線的中心；贛南地區不只是南方客家聚落的起始點，贛南地區有其特殊的歷史地位：共產黨革命的發源地。從過去的國民教育可以熟知，贛南地區的瑞金一帶，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發展出蘇維埃政權的地區，這也就衍伸出另外一個提問，長期以來我們對於共產黨政權的想像集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傳統文化的顛覆，那麼一向重視宗族、譜牒和延續老祖宗命脈的客家人在時代的衝擊當中怎麼自處呢？最後，贛南的聚落深居山區，對外連絡相當不易，客家人一向講求的陰陽宅風水是爲了庇蔭子孫即使不能金榜題名，也要能夠安居樂業的好好生活，那麼臨近的兩個省份廣東與福建都因爲沿海的地利之便，擁抱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纛，贛南的客家聚落如何面對經濟發展的轉變？所以筆者將就政治革命的影響和聚落中風水扮演角色的面向，討論贛南客家聚落的整體現象。

在贛南七天的行程內，有一個很重要的參訪地點是參觀瑞金的紅軍蘇區舊址，這個在中共建國及長征奮戰史上重要的起點。從此不論從農村到都市，我們的旅程充斥著毛澤東主席的微笑、肖像、訓誡，從各個姓氏的宗祠到田間的茅廁甚至在最後一天關西新圍的牆面上，還出現了「解放台灣」、



「徹底解放台灣」的樣板大字。現今談及贛南，也許最深的印象不是西元 2000 年全球客屬大會把贛南尊稱為「客家搖籃」，而是毛主席在蘇區勉勵紅軍「吃水不忘挖井人」這句謹刻在大陸小學生課本上的銘言吧！

旅程的初始讓我思考，七天當中，我大概要踏上七、八個大大小小的客家聚落，或是更精確一點，

我需要踏過深入農村，札札實實的踏在「田野」之上，行過田埂阡陌。過去隨著父母回到在湖北的農村故鄉，在七月的烈陽下，中國的農村是不是都和故鄉擁有同一個雛形呢？行經高速公路，南方的植被的確比長江以北的家鄉蔥鬱許多。而村子裡還剩下些什麼人？說出的故事，會不會都是在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時誰家的老父又被誰家的小紅衛兵清算著呢？帶著一個中國近代大歷史的視野，步入屬於客家先人又屬於新中國的贛南聚落。

幾天的行程之中，當屬興國縣梅窖鎮的三僚村最有整體的規劃，用台灣現今的產業發展語言，三僚村有最完善的觀光規劃及文化產業營造。三僚以中華文化風水第一村享譽贛南，中國的風水堪輿學始祖楊筠松（救貧）選擇了這塊區域當作風水寶地。在初踏入三僚村時，楊公祠的門牌上面掛著禁止攝影，納悶的一行人直到進了楊公祠方發現，有散落的雞毛與一個臉盆的雞血，才推得而知也許正完成了一場法事。楊公的風水堪輿之學雖然不能被科學驗證，但在贛南大部分參觀景點都擺上了一本楊公風水堪輿的入門書籍，可見風水的知識體系仍有許多的華人相信。而三僚在三僚踱步，胼手胝足登上與墳墓相伴，像羅盤指引著後世升官晉爵的羅經山，正面對著一畝池塘，客家人背山面水的理想陰陽宅莫過於此，更令人欽佩的是在三僚曾姓蛇行祠環抱的化胎，更相傳是用不同顏色的五行石鉗入。



如今三僚仍是個碧綠的小農村，不知該慶幸這裡並沒有被過度開發，還是贛州雖然是中國行政面積最大的區政府，卻仍舊無法仰賴過去紅軍革命的光榮和客家搖籃的懷抱發展出屬於自己的地方特色。在密西農村的泥巴路上，跟在黃牛尾巴後留下的牛糞仍有著故鄉的味道，問了贛南師範學院的溫小興老師和許多海峽對岸的同學，他們記憶中的家鄉跟贛南的農村一樣，剩下大部份的老人和孩子，留下的婦女幾乎都參與勞動。

誠如在三僚村結束田野，晚上於興國舉行的圓桌論壇，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黃紹恆老師說的：「過去的歷史，並不能解決現在的問題。」不管農民們獻金是否還知道，他們在客家研究中的位置，贛南的農村並不特別。中國的農村在從人民公社設立以降，就發展出了一個特殊的統一模式，從北而南黑底白字的村委會招牌，宣導愛惜女嬰的標語，而資本主義在改革開放以後，農村人口大量的流失和外移，如果我概括以經濟為導向的看地方及聚落發展，贛南農村亟需改變的交通和產業應該是最根本需要重視的問題。

但是贛南的聚落保存有其深遠的文化意義，特別之處應該便是此次田野調查兩岸的客家研究學者、相關領域的學生在普遍的農村之中看見了屬於贛南地區在地的文化意義。在農村的各個角落，贛南師院的師生把倒落在地上被作為墊腳石的石塊翻起，呀然發現是過去的一塊石碑，便隨手取了石灰，向村民借瓢水清洗，一群歷史背景的學者討論石碑上所記敘的年代。在贛南的農村中，處處是文化資產，只是窮困的活讓許多農民就不了，甚至索性的就在宗祠裡做起了蓆子，不論宗祠和客家的傳承對客家人是件多重要的事情，在肚子沒有填飽之前，真的很難要在地的居民顧及維護傳統的重要性。對傳統文化的保護，不僅是研究者關心，許多在祖籍在外地經商的人，仍回到故鄉重修宗祠，深怕自己的先人沒有被好好對待，還在祠堂內掛上了「愛祠公約」。

縱然在物質上，似乎看見了客家人對宗祠廳堂的看待已非崇敬的重視，但是我們卻能在家家戶戶都能詢問到保存完整的新修族譜，贛南的客家人已能力所及的方式庚續了祖宗的足跡。當我們在台灣正在爭論客家文化如何利用地方的文化祭典來維持和發揚之際，贛南的客家人除了文化機構和學術系統的支持下，正用著自己的草根精神在現在看來潦倒的農村，過著屬於贛南的客家生活。沒錯，是生活，在經濟發展和傳統文化這兩條看似相悖的方向上，客家農村保留了古樸的味道，客家的氣味也許是又辣又鹹的農家菜、斑駁的祠堂建築，抑或是在地人對於我們這些外來者開朗的笑容……。